



扬州瘦西湖风景区层林尽染，风景如画。

江苏扬州市中心的瘦西湖，游人如织。置身其中，朝四周远眺，看不到高楼的天际线，也听不到城市的喧嚣。

扬州，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，被称为“通史式”的城市，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、筑邗城以来，便在大运河的滋养下生生不息。扬州的千年，不仅镌刻在诗词歌赋中，更沉淀于街巷肌理、市井烟火与百姓生活里。

如今，城市持续“长高”，产业不断“增容”，18.25平方公里的扬州古城，却依旧是文化遗产的集聚地，古今交融、主客共享、宜居宜业。

近年来，扬州“护其貌、美其颜、扬其韵、铸其魂”，持续推动古城保护与复兴，古与今于此交相辉映。

### 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

“把扬州城遗址用刀切一个剖面，不用任何装饰，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曾感慨。

“活生生”，源于扬州人对这座古城的珍视。20世纪80年代，扬州对老城区新建建筑物限高24米。2017年，《扬州古城保护条例》施行，形成了从物质到非物质、从静态到活态的完整保护链。

位于扬州北护城河畔的文汇阁是清代七大藏书楼之一。1780年建成，乾隆赐名“文汇阁”，题额“东壁流辉”，阁中藏有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与《四库全书》。然而到了1854年，文汇阁及其藏书一起毁于战火。

从建成到毁于战火，文汇阁历经70余年，仅存在于扬州人的文化记忆中，给后人留下无尽遗憾。

为了使这一重要的文化地标“复活”，2022年，扬州以尊重历史建筑原貌、复原古籍原图布局、展现扬州文化底蕴、结合现代功能需求为原则，启动了文汇阁重建工程。修旧如旧，精雕细琢之下，“五亭一廊”“名花嘉树，掩映修廊”的精巧景观得以重现。

扬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顾凤亲历了唐代罗城四门遗址的保护性发掘，见证了政府、市民与开发商从“开发优先”到“保护优先”的共识转变。如今，古城保护已成为扬州的全民自觉。

从空中俯瞰仁丰里，这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脉络宛如一条鱼的骨架：主巷道是脊椎骨，15条支巷如鱼刺般错落有致，是典型的唐代“里坊制”格局遗存。

入夜时分，仁丰里街口的“老者居”手作文化工作室里，扬州绳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丁家菲正在教年轻人编绳。她的手指在绳线间灵巧翻飞，一根普通绳线变成了精致的“鹤”形挂件。“古人云‘骑鹤上扬州’，现在我用绳子把这一只只‘鹤’编织出来，给大家编织出一个现代的‘扬州梦’。”丁家菲笑着说。



游客在扬州市东关街休闲游览。

江苏扬州持续推动古城保护与复兴——

# 『文火慢炖』融汇老味道与新活力

本报记者 王伟健

10多年前，这片街区还显破败，道路坑洼、房屋老旧，居民搬离。2017年，仁丰里改造提升工程启动，创新推出“收储租”模式，统一租用闲置老宅，在保留“原住民、原生活、原场景”的基础上，引入非遗体验、文创市集等新业态。

孟德龙摄（人民图片）

经过多年“文火慢炖”，这条斑驳古巷已成为文化的长廊。

“700米的距离，正常步行只需10分钟，可在仁丰里，花上一天也逛不完。”来自江西的游客李元丽说。

### 一场古城居民的自主更新

从古运河边出发，穿城门而入，沿着走了千百年的青石板路，走进东关街深处。

东关街全长1122米，遍布50多处名人故居、盐商大宅、寺庙园林等重要历史遗存。自唐代以来，这里就是商贾云集、繁华热闹的市场，今天，街上依然市井繁华、商家林立。

在东关街的一条小巷子里，71岁的“老扬州”杜祥开正在自家的私家园林“祥庐”里喝茶赏花。在东关街上生活了一辈子，他对这条街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了然于心。他回忆，小时候东关街市井味很浓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“前店后坊”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老行业逐渐消失，东关街一度冷清。

2006年，扬州推进东关历史



在夕阳晚霞的映照下，扬州市古运河两岸树木、小桥、河水，与远处的高楼大厦构成一幅美丽的城市画卷。

沈枫摄（人民图片）

文化街区保护性综合整治时，呼吁“我们的家园我们建，我们的家园我们管”，召集原住民，开门听意见。

杜祥开提出建议：不破坏原有街巷，不迁走原住民，保留烟火气。

扬州市住建局二级调研员刘泓说：“原住民的建议是古城保护更新过程中的重要参考。”

最终，扬州放弃将东关街拓宽至12米的计划，不大拆大建、不破坏街巷体系、不破坏居民生态、不破坏历史文脉、不破坏建筑风貌，秉持“小尺度、渐进式、微更新”的理念，用“绣花功夫”对古城进行精雕细琢。

改造后的东关街，让杜祥开感觉“满是乡愁”。虽然已是古稀之年，但生活在东关街上，杜祥开依然能重拾儿时的快乐。老字号“谢馥春”门前，店主正将一盆盆香粉摆上柜台；富春茶社里，老师傅手持长嘴铜壶穿梭桌间；烧饼摊前，师傅正熟练地擀面、包馅、入炉……

“改造后的东关街没有成为‘冰冷的文物’，依然与街坊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”居民纷纷说道。

除了提供建议，扬州人还积极参与到古城保护和建设的实际行动中。

在广陵路，70岁的居民郑同生按照扬州古城更新政策，以“青砖外墙，小瓦屋面”的风格修缮自家老宅，获得4万元奖补；居民钱伟鹏用传统造园手法打造庭院，获评“扬州古城传统民居修缮利用优秀范例”。他们的行动带

动近百户居民自主更新，让集体记忆得以有效保留。

顾凤说：“民众的参与，让扬州古城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，留下了历史的记忆，让古城成为人们的生活家园、精神家园。”

### 一首亦古亦今的现代诗

“一条广陵盐商路，半部扬州发展史”。广陵路浓缩着扬州的辉煌历史和盐商记忆，但也曾时光逐渐衰落。

住在广陵路30多年的居民汤玉华感慨：“早些年，这一片居住条件很差。”2023年，广陵路改造启动，首发项目是“广陵有益”片区。

既不能大拆大建，又得让这片区域“改头换面”，难度不小。“修旧不是封存，而是让历史呼吸，让居民享受现代生活。”广陵古城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杨从刚说，在修复过程中，他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。

在设计上，工作人员广泛征集、勾沉基础资料，反复论证修改长达两年时间，最终别出心裁地运用了“新中式”建筑与造园理念，让新、旧空间在这里交织、碰撞。在施工上，工作人员力求修旧如旧，“以古法修古建”，比如用以糯米汁、熟石灰、桐油调配而成的“糯米灰浆”来修复墙壁，比水泥更有“呼吸感”。

精细改造之后，一个古今交融的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应运而生。如今，“广陵有益”成为古城亮丽风景，市民游客可在古韵悠长的贾氏庭院品茶，在现代时尚的四岸公所打卡。

不少网友留言说，“老味道”与“新活力”，在广陵路、皮市街等都能体会到。

“网红街”皮市街从南到北仅670米长，却聚集了上百家各具特色的小店，让人流连忘返，常逛常新。

前些年，因为喜欢扬州，安徽人王军在皮市街租下一个小店面，购得数千册古籍，自学古籍修复技艺。在他的一双巧手下，一册册残破的古籍获得“重生”，具有古籍特色的灯具、雨伞等文创产品也被开发出来。如今，这

家“边城书店”已成为皮市街上颇受欢迎的文化目的地。

刘泓介绍，当一批民宿、文创店铺在皮市街集聚后，政府因势利导提升公共空间、整治交通秩序，吸引了一批自带设计方案和资金的年轻创业群体，古籍修缮、特色餐饮、老字号等特色店铺相继落户。“一条古韵与时尚兼具、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活力街区应运而生。”

在扬州古城，这样的蝶变不断上演：在小秦淮河，昔日水沟经疏浚修复，变身“水上画廊”；汪氏小苑中，工匠手工打磨砖雕，让晚清盐商宅邸“原汁原味”苏醒……

54岁的袁荔，儿时搬离老街，几年前又搬回：“文化味回来了，在这里，能看到儿时的记忆、诗词里的扬州城。”

“老扬州”汤玉华也过上了“时髦生活”：清晨在古巷打太极，午间来一杯咖啡，傍晚漫步老街，或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她说：“路平了，方便了，生活更有滋味了。”

既不忘“面子”上的修缮，更注重“里子”的生活舒适性和“根脉”上的文化延续。扬州古城，既非博物馆式的陈列，也非商业化的仿古街区，历史文化流淌在街巷、融入日常生活。

“在扬州，住不够，离不开。”袁荔说。

“扬州古城从诗词中走来。而现在的生活，俨然把扬州写成了一首亦古亦今的现代诗。”00后湖南游客舒亦斌说。

古韵悠长，烟火常新。

## 让文化遗产“活”在社区里

张谨



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写生活动现场。

陈飞摄

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，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对“矛盾”：孤立式保护会导致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割裂，单一开发可能破坏文化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如何破解这一难题？实践证明，社区力量的深度参与是关键。当居民从“旁观者”变为“共建者”，文化遗产保护便能与社区发展相互赋能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这在多地实践中得到生动印证，其中良渚古城遗址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
良渚古城遗址通过构建“生态公园+活力环境”的发展模式，生动诠释了“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”这一理念的深刻内涵。它并未将遗址封闭，而是通过科技赋能保护、文化激活社区等路径，让古老文明与当代生活和谐共存、相互滋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良渚遗址核心区所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既是经济发展高地，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标杆，证明保护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。

良渚古城遗址保护高度重视文化认同感与居民参与感的培育。2011年，良渚文化村3931户居民共同创制“村民公约”，涵盖26条文明约定，借此构建起“熟人社区”，增强居民精神认同。在此基础上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积极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创。比如，2025年“良渚秋社”37天内汇聚近60场社群自主共创活动——培育出健康、良性且可持续的社区文化营造机制。良渚文化村还创新议事机制，通过“阳光议事团”以“线上议和线下决”开展民主协商，问题解决率超95%，有效推动社区治理。

良渚古城遗址保护构建了兼顾遗址安全与民生改善的创新机制体系。一是精准施策平衡保护与安居，提出“分类分批集中申报”机制，乡镇统一编制建房计划，居民集中申请，政府补偿考古等费用，保障遗址安全与居民安居。二是“飞地”模式创新反哺，针对保护区14个村落，在区外建设发展大厦，发展物业经济，实现“区内保护、区外发展”，将保护压力转化为振兴动能。三是多元协同构建共治，良渚街道发挥引导作用，形成“社区大党委”统筹社区、物业、业委会“三方协作”及12支“联网小伙伴”队伍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，整合资源，联动开展党群与民生服务。

在产业发展上，良渚遗址管理区注重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，推动文化保护与经济良性互动。一方面，通过文创赋能文化遗产，实施“良渚MEI”生活美学工程，联合高校等成立生活美学联盟，多维度阐释良渚文化，开发600余款文创产品，2024年销售额达2.7亿元，爆款产品频出。另一方面，以产业集聚打造文化高地，良渚文化大走廊串联多种文化资

源，集聚10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，在数字内容、动漫游戏等领域优势明显。凭借特色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，新港村依托遗址底蕴，建设特色设施发展新型业态，让村民在家乡安居乐业。

实践表明，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可以相得益彰。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从“静态保护”到“活态传承”的转变，让沉睡的遗址“活”起来，融入现代生活，成为滋养社区的文化土壤。同时从“就保护谈保护”跨越到“保护与发展统筹”，将遗址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，实现最小干预和可持续发展。

文化遗产保护为社区发展注入发展动能。通过遗址公园、博物馆等载体发展文旅产业，激活关联业态。比如沉浸式历史场景吸引游客，带动餐饮、住宿、文创、导览服务等就业，为居民创造直接收入。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是社区的“金色名片”，承载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。通过引发文化共鸣，既能激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与根脉认同，也能联结不同年龄、背景的居民，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。遗址保护工程通常会带动社区升级基础设施与生态景观，改善遗址保存条件，为居民提供宜居环境。遗址公园与博物馆是天然的“活态课堂”与“文化客厅”，在丰富社区文化服务的同时，提升当地人文气质。

社区发展则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持续支撑。当居民因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在就业、居住环境、文化服务等方面受益，角色便从“被动旁观者”转为“主动守护者”，自发参与与文化遗产保护。居民是传统技艺、民俗节庆的传承者，通过代际实践能将静态遗存转化为可感知的当代文化体验。世代栖居的居民掌握遗址周边地理特征、民间口述史等“隐性信息”，能为考古研究填补信息空白，提供独特的人文视角。矛盾协调机制将社区诉求嵌入保护规划，统筹解决土地使用、资源开发矛盾，推动保护与社区需求同频共振。

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：成都将市中心足球场变为开放式遗址公园，洛阳用20平方公里遗址建成考古研学基地，蜀道遗产带动居民成为向导……成功案例的背后，是走向可持续发展的“中国之道”。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，本质是让文化遗产“活”在社区里，是让文化遗产成为社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、充满活力的一部分。当社区从保护中受益、为保护赋能，保护便不再是外在要求，而是内生的文化自觉——这正是中国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的智慧。

（作者为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分院院长）



瓶窑陶艺制作体验现场。

吴云水摄